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十二回 張先生無端犯奸案 黃繡球忽然信尼姑

話說上回書，講以黃禍所說的話，怎樣辦法，在此回交代。看官，要知那辦法已在所說之中，自可不必急急。如今且說黃繡球見黃禍搭訕著乏味而去，以為他不好意思，就丟開了。不料奸詐又生，遷怒到張先生身上。那張先生因病耽擱，將近個把月，才親自進署辦公，公事就忙碌得很，也無暇再到黃通理家去。不知怎樣外間傳起一件姦情案子，說是衙門裡有個姓張的，霸佔良家婦女，同本夫吃醋打架。本無是無用的人，鬥不過這姓張的，氣憤無法，幾次三番要尋死覓活，都被鄉鄰勸了下來。內中有個鄉鄰人家的婆子，在城裡紳士家做乳娘，把這話說到紳士的太太耳朵裡，紳士的太太又同那老爺說起。那老爺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叫乳娘回去，告訴那婦女的本夫，進張呈子，一面我去拜會官府，說明此事，請官從嚴查辦，替他出氣。」那乳娘雖只答應了，卻原不在心上。紳士老爺更是說過也忘記了。

正是無巧不成書，這件事又早被黃禍曉得。黃禍連日正要打主意害張先生，只因前回私下得了黃通理那一注錢，沒有同里頭的門上有個交代，怕見了門上的面，問起來難以為情。而且仍舊是張先生的事，顯見得其中有些挾嫌，不甚光蕩，所以還沒有下手。忽然刮著這一陣風，卻又無從插身多事。後來那乳娘回家，把他主人，紳士老爺的話說出，那婦女的本夫，還只含忍不發，並且所謂霸佔的事，也無確據。所謂霸佔的人，也認不清，不過那婦女實有外遇，那本夫實因曖昧情由，同人鬥過幾次嘴，打過幾回架。鄉鄰人等看本夫並不關心，自然誰又去管他的閒事。只有黃禍要尋事生非，各處打聽。

一日打聽到那乳娘的話，歡喜非常。那乳娘的主人，紳士老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他所說做過浙江道台的陳觀察。一想陳觀察向來情分相隔，怎樣弄個門路去見他，慫恿他出頭，我那廣東候補道的朋友，信是寫了去了，但只說學堂的事，要等他回信來，去見陳觀察，再談此事，不免太遲。就再追封信到廣東，往返也得個把月，緩不濟急。想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有了，這事有關地方風化，可以告訴學老師，請學老師招呼印官，是官的書辦犯法，不怕他不查問。等他發作起來，那時自好運動。」誰知跑到老師處，恰值老師送考上省，遇著了一個鬥，便把來意同鬥說了，並問鬥可知其事。

那鬥道：「這些事是常常有之，也沒有鬧捉奸，鬧人命，怎樣出得出花頭？」黃禍道：「你不曉得，要是別人，我也哪有工夫管這閒事？聽得是衙門裡的刑房張開化乾的，這張開化很不是個東西，在外著實招搖，新近串通了我們一個本家，要借著辦學堂，撞騙錢財。我那本家受他欺騙，已勾結了他，你想我那本家的妻子才被他害了，吃過苦頭。你是曉得的，他弄了好幾百吊錢，現在又要弄送我本家，我氣不過，誰知他本來這般不安分，仗著是衙門裡的書辦，沒人敢動他，所以我一定要碰他一碰。」那鬥聽了，不甚招攬，只回報一句：「等老師回來再說罷。」心下想著，別的事與我無涉，這辦學堂的話，並沒有聽見什麼動靜。因又問黃禍道：「你貴本家是誰？可是我們學裡的人？」黃禍道：「是那開智橋頭的黃通理。方才同你說，他妻子因放小腳，放到女班房裡的，就是他，怎麼還不明白？」鬥道：「這位通理先生是極有道理的，雖已早出了學，若要辦學堂，應該來同老師商量商量，不至於就同一個書辦，私下共事，這倒要讓我便中去問他一聲。」黃禍道：「不必不必，實在你要問他也不妨，但切切不要提張開化犯奸的那事，將我的機關戳破，我可不能依你的。」鬥斗笑允了，各自走開。那黃禍又怎樣生法，暫擱不提。

且說黃通理在家無事，與黃繡球、黃鐘、黃權夫妻子們終日讀書談論，無非研究些新知識、新學問，預備設家塾的一切義務，也抽空與張先生往來計議。張先生漸漸的把所積公事掃清，時常同黃通理夫婦薰陶濡染，那胸襟意識，越發開豁得多，凡有文明的事，都想一一擔任。

一日問黃通理道：「你那房子也該叫人收拾起來了。」黃通理說：「已經叫木匠泥匠看過，日內就好動工。內弟復華，他於這建造工程，倒有幾分在行，請他監督著，大約兩個月盡可完工。」

歇了幾日，水木匠一齊上手，偶然有個木匠，同那學裡的鬥相識，在門前碰見，引進來坐坐。復華正在那裡監工，鬥也招呼了，問這屋子何以要翻造。復華不知三七二十一，隨口說是造了開學堂。鬥聽說事果有因，就又問道：「這學堂怎麼開在家裡？是這裡房主兒一人開的，還是合伙開的？」復華卻回道：「又不是開店，有什麼合伙不合伙。」說時黃繡球走出，鬥斗知是女主人，也不迴避，便問：「通理先生可在家麼？」通理卻隨後聽見，道：「是哪一位在此？」

鬥斗忙上前相敘，道：「本來幾天前頭，就有件事要來請教，一直擱住了。今日碰著這匠人是相識的，才同了進來，不然，也就過門不入，把要請教的事又忘了。委實這事無甚緊要，不過你老有個本家，那天去訪我們老師，老師送考上省，不在齋中。他對我說，你老要開辦學堂。」即指著復華道：「方才聽這位先生講，這房子修造了，就是開學堂的，我只要問問這事，沒有別的，可是容易忘記呢。」黃通理問：「我那本家是誰？莫非是黃禍嗎？他可說起有什麼張先生？」鬥斗當時一呆，心上想道：「他怎樣也就曉得？」其實黃通理不過猜著黃禍，講他的事，必然牽涉張先生，並不知黃禍另外有些什麼。此時鬥斗只當他連黃禍講張先生的姦情、想要播弄一番的事也都曉得，便道：「你貴本家，正是黃禍，他原專為那張開化來尋我們老師，倒衛顧著你老，怕你老上張開化的當。」於是照著黃禍的話，略略同黃通理說過。又說：「這其中我是沒有招攬，他卻再三叮囑我，不可戳破他的機關，你老也存在心上，不必去問。」

黃通理聽了此話猶可，禁不住黃繡球一聽，又怒容可掬道：「這黃禍真真可惡！我要尋他來，當面去告訴張先生，問他為什麼胡說八道？」黃通理忙與黃繡球擠了一眼，說：「這事於我們何干？況且他還有好意，衛顧我們。」鬥斗卻心下起了一疑，以為黃禍就是播弄張開化，怎麼這黃奶奶這樣抱不平？黃先生倒像幫著他，可見黃禍說「黃通理受了張開化的牢籠，互相勾結」這句話是不假了。總而言之，於我更是無干，不過要開學堂，應該通知我們老師一聲的。鬥斗如此想著，也不曾出口，不一刻就出來了。黃通理見鬥斗去後，與黃繡球進至內室，道：「方才鬥斗的話，也說得沒有清楚，黃禍既然拉攏我們，莫如就趁他的假意，探我的實情，將他尋了來，問他一個明白。只說托他去察訪張先生平日為人，到底靠得住靠不住。那黃禍是個一團茅草的人，自然瞎嚼蛆的嚼出來，不打而自招的了。」

卻說黃禍浪蕩無事，鎮日價不會在家。這日從一條街上，恰恰與通理碰著，看他頭上頂了大帽子，穿了一件馬褂，腳下卻是一雙鞋子，踱了過來。黃通理便問：「你到那裡去道喜應酬，這般起勁？」黃禍道：「去拜陳膏芝觀察的陳少爺，沒有會見，空走了一趟。」黃通理道：「到我家去吃中飯如何？」就一同到了黃通理家。先是閒談，隨即吃飯，同他說：「我那辦學堂的事，一定不舉動。現在修理房屋，一半是本來要修，一半為著孩子們讀書、想自己開個館，多收幾個附讀的學生。」談說之間，黃禍道：「我今日去拜那陳少君，你道何事？是他府上傳出一句風聲，說那張開化在外邊霸佔良家婦女。我想開化常同你往來，看他規規矩矩的公門中人，不至於知法犯法。怕那陳府上誤聽人言，設或告訴了本官，就不甚妙，也不好去問開化，所以想在陳少君處探探口氣，如果此話不虛，便當關照開化，及早彌縫。據你看，開化會做這種事不會？」

黃繡球當時也在旁聽著，著實忿恨，只因要裝作不知，不好搶白，卻忍不住說道：「張先生是斷不會的。」黃通理忙道：「這個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難說一定不會。但我們因為前回訟事，同他交涉。後來他生了一個多月病，蹤跡就疏了。自從前日同他送一個客人的行，至今又有好些時不見面，不知陳府上那話是怎樣傳出？」黃禍道：「是陳府上的一個乳娘，同他這所占的女人是鄰居，傳到陳府上，又傳出來的。我也不知其細，所以要去探探。偏生又會不著這陳少君，去的時候，不好因這點醜事，冒冒率率上門。想他府上，與我本有世交，我自從出門回家，還沒有去拜望過，因此戴頂大帽子，只算是拜他的，便中打聽。」黃通理道：「陳少君不在家，他那老翁呢？」黃禍道：「他老翁究竟是做過道台的大人，不好驚動，只留了一張小字單片，上去請安。這些分寸，我們在官場裡走走的，總要曉得。」黃通理道：「是，是。我看這樁事，不必去管。」黃禍又道：「這事，我想開化不說不

會，諒他也不敢。我要問問，原是不相信的意思，誰去管他？如今公門中人也實在不守本分，不是我說，張開化雖則似乎還好，卻也狡猾得很，即如你辦學堂不辦學堂，他要插在裡面鬼混，無非想鬼混你兩個錢。他一個當書辦的，就配同我們書香世家講話做事嗎？以後少抬舉他為是。」黃通理聽了不響，也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黃繡球卻又忍不住說道：「只要人能獨立自由，自由又能自尊，不論男女，人人都是平等，有什麼書辦書香？」黃禍聽此話不懂，不甚端詳，停了一會，就將大帽子用一塊汗巾包起，馬褂子也折入其內，拎在手裡告辭而去。

黃通理與黃繡球商議了一陣，便到張先生家，把這事婉婉的一說。張先生笑道：「這事鬧得已久了，差不多有了兩三年，是我們承發房裡的伙計姓張的，相遇了一個女人。是凡衙門口的人，明蕩蕩無人不知。黃禍到此刻才曉得，還鑽頭覓縫，當樁新鮮事談，虧他還自充能幹呢。隨他去，讓他去吃屁罷。」於另談了些話，暫擱慢表。

且說有一天黃通理家門口來了個尼姑，登門化緣，被復華揮斥不去，索性坐在門樓子下，大敲起木魚來。復華隨即去監他的工，不去過問。是黃繡球聽了出來，看那尼姑，年紀約莫三十幾歲，背上背著一尊觀音，項下掛著一個大木魚，低著頭，閉著眼睛，不住手的敲，便上前與之詰問，心上轉了一個念頭，說：「我們中國，號稱四萬萬人，女人去其一半，已都是拘著了內外界限，男尊女卑，不能同男子一樣的做事，如何還有這些做尼姑當道姑的，索性連女子的職分，一概也拋棄乾淨，學那沒出息的男人，吃起八方來？不知這惡習是幾時有的？你看他這一類人，既然放掉了腳，又沒有男人壓制在前頭，身體也可謂自由極了，怎麼懷著這種魔想，唸經敲木魚，有何用呢？我是一個女人，待我來就他們當中勸化出一兩個人，日後幫著我點，也是好的。」想罷便進去，量了幾升米，取了幾百錢，給與那尼姑，說：「師傅在那個庵裡？我改日到你庵裡去玩玩可否？」那尼姑只當是大施主與他有緣，喜之不迭，口稱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你這有福有壽的奶奶，小庵在西角上覺迷渡口便是，離府上很遠，還是小尼常到府上來，給奶奶做個伴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想走進屋裡去坐。

黃繡球心下又一想，說：「這些三姑六婆，只可我用她，不可叫她來用我，我還沒有看出她的好歹，不可叫她先看見我的虛實。」當時便攔住了，說：「當家的在裡頭，你快去罷，改日再談。」那尼姑才合十誦佛的走了。

黃通理此時在門內，也曾看見，知道黃繡球不是迷信神佛、結交尼姑的性情，必有一番作用，故而並不露面。黃繡球隨即對黃通理道：「我們村上，除了和尚道士的廟宇，這尼姑庵有幾座？」黃通理道：「不多不多，至多一兩處，你難道要去修行嗎？」黃繡球道：「我是不肯修行，若要修行起來，包管要修出點實際，不是空口講白話。什麼上西天、做菩薩，叫人看不見的。你如要我修行，卻依我兩件事，你不要我修行，也依我這兩件事，總是要你依我，我不依你的。」黃通理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我同心合意的辦事，有什麼依我依你。如今正在要開辦家塾，你又何必另起花式呢？」黃繡球也笑道：「我不起花式，我怎樣繡得出地球來？你且看著。」黃通理便說：「如此，依你哪兩件事？」黃繡球當時卻不說出，做書的寫不下去，只好又說句老話，叫做且聽下回分解。